

生活 哲思

时间是什么

■苗发勇
眨眼间，2024年已过一个月。没来得及停下匆匆的脚步细细把当下美妙的风景欣赏，也没来得及认认真真把明天要做的事儿静静思量。只有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呀！

有人说：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也有人说：时光如流水，静静流淌；还有人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我倒觉得，时间什么都不是。那，时间是什么呢？

天地造化万物，万物生而又去、去而又生，周而复始，千千载、万万载，无可知其始，无可知其终，无时无刻，无年无月。及至万物进化，人类越来越文明，给时间定下了条条框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曰“年”；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圈，曰“月”；地球自转一圈，曰“日”。然后，把一日又划分为二十四格，一格就是一小时。又把一小时分为六十格，一格曰“分”；把一分又划为六十格，一格曰“秒”……

这，就是时间的“嘀嘀嗒嗒”，时时催促着人们前进的脚步。

鱼儿悠游于水中，何愁时间的“嘀嘀嗒嗒”。鸟儿在蓝天翱翔，哪管什么日月光华。小草历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何曾感慨匆匆的步伐。

时间啊时间，只不过是写在日历上、记在记忆中，匆匆步伐的印痕，是想忘却而又抹不去的伤疤；是前进路上想跨越又跨不过的羁绊；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一层层防护网、一个个大大的锁枷。忘了它吧！过去的必须过去，谁也留不住，也无须留住。忘了它吧！未来的，不请自来，来了也没啥可怕。忘了它吧！不要刻意在乎，这会使你更加潇洒。

莫感叹时光的飞逝，我们能做的，只有珍惜当下！

心灵 漫笔

雪到人间

■张 艳
雪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洋洋洒洒，把自然界的多姿多彩演变成亘古的迷离。

起初，还是黄昏的舞台，带着少女般的青涩，零星地压抑着飘舞，在广袤的天地之间由远及近，倏忽投入人间的世界，又倏忽化为无形。不久，就把一躯素影投射到光怪陆离的舞台，演绎出铺天盖地的情怀。

路灯永远是迷人的眼，把冷峻的清辉投射到那位花枝招展的姑娘身上。姑娘披着一身细碎的雪花，站在飘洒着雪的路灯下，开心地为一张足以表达心情的照片忙来忙去，反反复复调整焦距。

但雪花并不管人间的奔忙，随心所欲地把身影投放在路灯映照下昏黄的夜空，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在车灯的光柱中尽情飞舞；在脚下的小径上蜿蜒铺陈，把远处的山水尽情地涂抹成想象的颜色，让回归的人儿心中澄净，影像出一个别样的世界，银装素裹，千里一色。

远处，城市中间那座高耸的电视塔早已湮没在一片混沌之中。公园里的假山仿佛还在雪的世界里不甘寂寞，奋力地昂扬着低矮的躯干，在天地一色的雪的环抱中尽量伸直身躯。雪却毫无由来地臃肿了山的肌肤，把人为的翠绿包裹在素清的世界里，信手安排着冬日的节奏。

路边树上的两只小麻雀不理会雪的不期而至，一边在落满雪花的枝头跳跃，一边“叽叽喳喳”地吵架，你瞪我一眼、我踹你一脚。树上的雪害怕了，纷纷挤在一起、贴在枝干上，生怕冒失的小麻雀拍打到它们的脸。

不由得记起了童年时代的雪，那时的雪似乎更加恣意，充满了情趣。雪是孩子世界里的童话。小时候，上学路上的顽童手提一只取暖用的小火炉在巷道一路飞奔，时不时抡起臂膀，让火炉在空中舞出一道火花，搅扰得黑暗不再沉寂。高兴时，有用火炉消雪的，有在地上打滚的，也有商量着怎么逮鸟的。雪把鸟的口粮掩埋了，聪明的小鸟只好飞到教室外的窗户外，用嘴啄窗户纸上的糨糊。教室里边的孩子轻轻地抬起手，朝着鸟儿的身影飞快地拿指头按住鸟爪。受了惊吓的鸟在外面扑棱着翅膀，孩子在里边开心喊叫……

天亮了，雪还在继续，天地间早已混为一体，到处都是耀眼的白。远处的建筑在雪的覆盖下臃肿了身子、变换了模样；沙澧河的身影一下子显得清瘦，水面上泛一层青雾，徐徐上升……

雪，就这样来到人间。

腊月（外一首）

■李 李
窗前绽放着蜡梅
檐下悬挂着腊肉
孩子在村子里疯跑
喜鹊在枝头散步
有人在地窖取红薯
顺便取出了，夏日的阳光和蝉鸣
有人在试饮新酿的米酒
不经意间饮出了
春天的鸟语和花香
河坡的残雪上
大野兔留下的一串脚印
是小野兔回家的路
河水静静流过
有人背着行囊走下渡口
想起这一切，我
不禁眼眶湿润
仿佛我还能回到当初
仿佛亲人们还坐在门前，晒太阳

新春祝福

愿阳光温暖家门
以及门前枝头的鸟巢
愿原上草尽快发芽
燕子早日返家
新春来临，引领
全新的时光
春风即将，把绿色的希冀
铺满大地，愿大地不辜负
每一个勤劳的农人
时光不辜负，每一颗温热的心

新年伊始，愿
柴米抱紧油盐、安泰常驻人间
愿过往岁月里
那些让我们满意的日子
一再重临



国画 金橘蝴蝶兰 李玉梅 作

立春（外一首）

■薛文君
如果不慢下来
我感受不到风的变化
旷野依然荒芜
那些灰黄、干瘪的身子
在脚下“咔嚓”作响
我的身体依然沉重
背负一冬的雪及雪里的未知
在微光下前行
鸟鸣，我确认是鸟鸣啄破最后一层黑纱
诞生，崭新的春天
她眼神有几分轻柔、肤色有几分鲜活
腰肢有几分柔软
头上插着零零碎碎的小花
该醒的，都醒来了
它们欢呼着，争相打开节令的第一扇门

剪年福

在乡下，剪福是给年当嫁妆
三五个女人扎在一堆儿
从福扯到自家男人
又从男人身上扯上个破事儿
大红纸喂饱剪刀
生出长福、圆福、双福、倒福……
是醉女人，又是醉年
男人们从集市归来
一件一件掏出货物
仿佛年是他们的根
扑进年的怀抱，日子就有了落脚点
年敲锣打鼓地来了
迎接的鞭炮、大红的福贴、热腾腾的饺子
从村蔓延到乡镇……
欢乐是相同的，祝福是相同的
希望也是相同的
剪年福，大福连着小福
汇成一片福海，源远流长

好好读书！
贴横批时，需要搬出大椅子。在大椅子上放上小凳子，小孩子才能够着。爬上爬下这类活儿一般都是孩子干的。孩子筋骨活络、手脚麻利，便觉得自己很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敏捷地爬上椅子架。小孩子在大人的指导下一步步完成贴横批任务，很有成就感。最后下来时，孩子又偏不让人抱下，就从大椅子上一跃而下，如孙悟空腾云驾雾般得意。

贴了春联，还要贴门神画。门神画用墨线勾勒，线条柔和。画面里填以红黄绿蓝靛紫，鲜艳醒目，煞是好看。

除了贴对联、贴门神外，还要贴其他的吉祥语红纸，各有各的意义，各有各的位置。如屋里贴“满屋清香”、床头贴“身卧福地”、粮囤贴“五谷丰登”、牛屋贴“六畜兴旺”、井台贴“川流不息”、灶台贴“红红火火”、院里贴“满园春光”、大门外的树上贴“抬头见喜”……饱含着百姓美好的祈福，祈祷年年风调雨顺、稼穡丰收、牲畜满圈、物阜民康、国泰民安。

一番忙活后，四邻八舍、大街小巷都透着一股子热腾腾的喜庆劲、热闹劲。看在眼里，人们的心里就充盈着欢乐、喜悦。日子红红火火，全家团团圆圆，年货富富足足，老人、大人、孩子一个个铆足了劲儿开开心心过大年！

都要提前把猪肉煮熟。走在街巷中，可以嗅到空气中飘来的卤肉香，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手持燃放烟花追逐打闹，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除夕是要守夜的——也称为熬福。吃完年夜饭，一家人围着火炉看春晚是春节最重要的事了。大年初一要早早起来去长辈家拜年。我会和父亲一起去给大爷、三爷、四爷、五爷拜年，送上新春祝福。在给爷爷们磕过头后，我会收到一些压岁钱，一块两块不等。这是我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又可以买连环画了！

又要过年了，我怀念儿时过年的热闹场景，也怀念逝去的爷爷们……

红梅朵朵迎新春”“三阳开泰吉祥至，五福临门富贵来”……横批“春回人间”“普天同庆”“人寿年丰”等。红纸上的黑字异常醒目，似乎发点儿微绿，在红纸上一跳一跳的。新对联贴上去，顿时宅舍生光、门楣增辉，满院子都是喜气洋洋的。如果赶上大雪天，房子上、地上、树上白雪皑皑，大门上一副副新对联红得耀眼，把白雪都映出了浓浓喜气。

过大年要干很多活儿，孩子们往往会帮倒忙，被大人“去去去”的嫌弃声撵得远远的。但贴对联时需要人打下手，孩子们便跑前跑后、爬上爬下忙个不停。

贴对联前得先把旧对联揭掉。旧对联经过一年风霜雨雪的侵蚀，已经色彩暗淡、破旧不堪，往往撕不干净，总会留下一些斑驳的痕迹与门框渍为一体。新春春联贴在旧春联上，新旧重叠，别有一种年华更替的意味。

贴对联前要先打糨糊。抓几把面撒进小盆里，边浇热水边拿筷子搅，搅成小半盆半生半熟的糨糊就行了。然后拿把炊帚，蘸上糨糊往门框上刷上一层，再把对联端正正贴好，最后用笤帚轻轻拍打，使之与门框黏合紧密，对联就贴好了。

贴对联时，大人也会考考孩子：对联上的字都认识么？孩子会因一些不认识的繁体字卡壳，便皱眉思索。如果答对了，就会得到大人表扬；答错了，就会被大人尅：还得

儿时的年

要带着一只大公鸡和准备好的礼品去干爹、干娘家认亲。认干爹干娘是要举办认亲仪式的，免不了要放鞭炮，摆上酒席热闹一番。我小时候很羡慕有干爹干娘的小伙伴，很想让爸妈给我也认个干爹干娘，但最终也没有认成。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块儿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蒸馒头。”置办年货的步骤基本是按照这些民谣进行的。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养上一头猪，以备春节时卖掉或自己吃，过一个肥年。猪的号叫也是过年前村里最响亮的前奏曲……农历腊月二十九，家家户户

过年往事

卖了个精光，单剩下肥肥的肋条肉在架子上挂着。那时，乡间流传着“庄稼人会品算，不割槽头割臀尖”卖肉的话戏言：“唉，猪要是光长槽头和臀尖就好了。”

现在，一年当中，从早到晚，集市上、超市里不仅有猪肉，还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活鱼、活虾等，加上天南海北的时鲜蔬菜，可谓应有尽有，天天都像过年。

除了肉品，蒸馍也是过年少不了的。早些时候，乡下大多数人过年吃的馍都是自家蒸的。为了节俭，往往要蒸好多样的馍，除了白面蒸馍，还有包皮馍（内瓤是杂面，表皮是一层薄薄的白面）及菜包、豆包、红薯包等。白面馍很少，一家人只在大年初一中午吃一顿，剩余的装进馍筐高高地吊在房梁

回家的车

每到一個村口都会有乘客下车。票车走走停停，回家的路就显得格外颠簸、漫长。因为要回家，所以无论漫长还是颠簸，心中都始终坚信：到家就好了。可不是吗？家里有提前备好的饭菜和烧得红通通的煤炉，足以驱走满身的风霜。

许是因为年岁渐长的缘故，我很是怀念乘坐票车的经历，所以每隔一段时日都要去坐上一次，尤其是年前的这段日子。在某一天的站台，等票车从远处驶来，上车问过票价，扫码付钱，找位子坐下，关了手机，开始听车上的谈话。满满一车回乡的乘客，总有谁和谁是一个村的或是一个乡镇的，遇着了就要打招呼，然后聊得热火朝天。乡亲们之间似乎是没有隐私的，给他们半个小时就能知晓彼此的亲戚关系和人生过往。更有聊着聊着发现竟还沾点儿亲、带点儿故的，大腿一拍，唏嘘不已，继而开怀大笑。也有聊起了某村的某人，旁边的乘客一听也认识的，随机接茬加入。聊到最后，提及的人越



■魏军涛
农家俗语：“二十八，贴花花。”贴花花就是贴年画的意思。除了贴年画，还要贴对联、贴门神。现在，贴年画的不多了，但无论城乡，农历腊月二十八这天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

以前，对联要请村里识文断字的老学究来写。老学究一般是年岁大、学问深、懂笔墨的人，村里没几个。叩开老学究的家门，把裁好的红纸连同几支好烟恭恭敬敬放在他家的几案上。老学究话语不多、不形于色，写对联时将须微颌、捻管吮毫、铺纸捺墨，一顿一挫、一撇一捺，字写得苍劲有力。红纸上添了字，便如点石成金。对联一一放在地上，一字排开，只等墨晾干后张贴。

现在，每逢年关，街头卖印刷春联的到处都是，凸版的、洒金的、花纹底底的、宽幅美边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人们赶集赶会时顺手买上几副，回家贴上，图个吉庆。近年来，春节前经常有书法家义务写春联。书法家多是年高德劭之人，笔法纯熟；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下笔苍劲，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围观的百姓争着请墨宝，要的就是书法家笔走龙蛇的潇洒，那笔法、那气势，贴在门口，真叫一个美！

对联内容都是吉祥语：“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爆竹声声辞旧岁，

■陈向锋
“腊八祭灶，新年来到。小姑娘要花，小男孩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婆婆要件新棉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首儿歌是要在春节前唱起来的。当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唱这首民谣时，过年的气氛愈来愈浓，人们也就开始置办年货了。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祭拜灶神爷的日子，家家户户要买灶糖供奉在灶神爷像前，寓意是灶神吃过糖后好向玉皇大帝多说些甜言蜜语，多为人间赐福。这一天也是认干亲戚的日子。我们这里有个习俗——为了小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父母会找一个关系好的、志趣相投的夫妻认干爹干娘。干儿子

■郎纪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到过年，公社副食品站卖肉的窗口前就早早地排起了长队，这是镇上唯一的卖肉摊点。肉不论肥瘦，都是七毛三一斤。那时，人们都喜欢买肋条肉，原因是肥肉护菜，吃起来解馋。可肥肉就那么多，不是人人都能买到的。“刀把儿”若看到买肉的是熟人，就手起刀落，一块儿肥肉随即擀了出来，拿钱走人；若是生人，他便随便割下一块儿，报出钱数，买肉人也不敢讨价还价——你不要，没关系，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呢。

后来，市场放开，一到农历腊月，集市上卖肉的摊子便一个挨着一个，人们争着割瘦肉，臀尖和槽头（猪前肩）三下五除二就

■张一曼
“刚出漯河？好，快到村口时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爸正做饭呢……”
“你不要管我了。下车没几步路，不用接……”

这是我乘坐的一辆从市区开往乡镇的公共汽车，我习惯叫它票车。这样固执地称呼它，是因为它让我觉得记忆中的票车从二十世纪开到了今天。

十几岁的时候，我离家去市里上学，开始了乘坐票车的经历。离家是不舍的，又带着家人的期待和牵挂，总觉得背着沉重的负担。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回家那一程，尤其是放寒假回家过年时。约同学一起去汽车站，上车买票，找好位子坐下，静等发车。票车一出市区，随着道路两旁的树不断后移，寒意也浓重起来。无遮无拦的乡村，冬天明显比市区冷得多，但没有关系，反正要回家了。

那时，乡下几乎没有私家车，乘坐票车的人多。很多时候是没座位的，一路上都站着，挤挤扛扛。每一位上车的人无不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包里装着自家的家当，还要捎给家里人的新鲜玩意儿。没有座位的时候，也会有好心人把大衣让出塞满了衣物的编织袋说：“坐吧闺女，里面的东西不要紧。”坐在大爷身旁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上，我想到的是和谐。